

野叟曝言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雙字卷之八

第四十七回

想中緣文素臣再朝天子

情中景謝紅豆二謁金門

太玄看了壁上之詩笑道飛者吾知其爲鳥走者吾知其爲獸至於龍則

乘雲氣薄玄冥天矯變化茫洋無間孰從而知之莊子云瞽者無與於文

章之觀聾者無與於鐘鼓之音正此詩之謂也素臣笑道狂者以不狂爲

狂醉者以不醉爲醉老丈昧於順正之義安知此詩之旨哉太玄正色道

吾道包乎天地固乎羣生爾師孔子尙驚嘆爲猶龍

太玄開口卽說龍正靠猶龍一典爲巴鼻

適周而師事先生何人得加非議素臣正色道

兩人俱以笑發端恨以正色持之

莊周誕

謾家語荒蕪漆園自序本託陳人爲寓言

頂誕謾

王肅傳訛復經廣謀之竄

削

頂荒蕪

其事不經其言可笑故箕子顏淵俱入易贊史魚蘧瑗咸載論語

左傳流涕於子產檀弓嘉歎於季札豈猶龍之師而不一及乎棄聖賢當

世之書而信後人詖淫之說古今同病宜老丈之耳食而不計識者之齒

冷也

千古疑團數語駁盡無餘

太玄道先天之學希夷授於康節太極之妙希夷授於

濂溪兩圖爲儒門拱壁皆出自道家此近世之事信而可徵也豈亦附會

乎素臣道希夷本五代遺賢隱居避亂靜以養身動以知變朱子謂其未

能如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蓋以逸民目之觀其對真宗之言崇實黜虛且

自謂不知有神仙黃白之事則非方外士明矣安得指爲道家卽以圖論

康節之皇極經世較李之才之著述固大不同矣太極圖爲周子所作則

更有墓誌可考兩圖授受源流朱子皆以為附會

擡出朱子駁去太玄道家及附會之說如犀分

水卽果如世俗訛傳亦與孔子之學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等耳天子失

官守在四夷抑并不足辯也

再足此一意更極周匝

太玄大笑道希夷乃吾教中地

行之仙怎說是隱居賢士且請問先生白日飛昇之事有乎無乎煉形尸解之事有乎無乎延年不老之事有乎無乎書符注籙之事有乎無乎燒

丹採戰之事有乎無乎

採戰道家亦恥言而太玄所長故并及之

少所見者多所怪吾道之旋

轉乾坤挽回氣化固非俗儒之所知也素臣道老莊之學與聖賢背馳者

祗緣誤認道德二字不求於仁義之中而索之杳冥之地此所以終於昏

默而無誠明之實境也然白日飛昇煉形尸解等事則猶其所羞言後世

岐邪之術從而附之說日以誕而趨日以下老莊聞之亦必笑為妄議嘗

爲邪說也

先以老攻老
虛說大概

夫白日飛昇之說

以下逐
件破之

昉於黃帝孔子刪書斷

自唐虞堯舜以前無傳焉其傳者齊東野人之語耳至後世所云吹緇嶺

之笙則子晉之幼慧而早歿可徵也乘蕭史之鳳則穆公之愛女而厚葬

可考也淮南之雞犬皆仙則劉安之結客而賈夷滅之禍可驗也凡言昇

飛者靡不類此其必無也明矣至若煉形尸解之事則間或有之得地之

陽氣者其尸蛻得地之陰氣者其尸凝得地之死氣者其尸僵得地之剽

氣者其尸厲蟬羽之蛻也其尸解耶松魄之結也其煉形耶是卽僵尸早

魃之屬特其受氣有不同耳

說得明
破得快

更若延年不老則運氣調息絕慾屏

嗜之功理有可通數逢其適長年者有之然必散者氣必敝者形卒無不

同歸於盡者

如珠走盤
如風振落

其餘書符注籙則始於五斗米教當時羣識其奸

後世乃傳其說此固術士所爲強附於老莊之徒而實老莊之所不齒也
其法或驗或不驗如祝由之治病邪術之禁刑奇幻倣詭變無常態而伎
有必窮至燒丹採戰之事則道家且斥爲邪教矣又安足掛吾儒齒頰乎
逐件破之已盡
下更概論其愚老莊爲道教之祖其男女飲食未與人殊至後世乃有出

家之事殄其宗祀滅其子孫而求一身之壽悲矣無論變化之道斷無息
而不消之理卽幸獲長年而割子孫千萬之蕃衍以延一身數百歲孑立
之光陰亦得不償失耳將以我爲鼠肝乎以我爲蟲臂乎大冶鑄而輒思
一躍是其智更出莊周下矣豈不哀哉太玄撫然道無可飾說
故撫然短於視者

見近不見遠迷於心者信事而不信理引起幻術
取勝之意卽此地之祠呂翁可明

仙家妙用昔日之盧生卽今日之先生也真人當日苦口化導而盧生沉

淪苦海若罔聞知直至黃梁夢醒方跳出火坑從真人學道至今位列仙

班先生之迷正在夢中耳然至夢醒悔將無及豈必得呂翁仙枕俟黃梁

飯熟乃得醒耶

此已全說出主意

素臣大笑道盧生之事乃小說家捏造供人一

噓者如嫦娥竊藥織女渡河荒誕不經世共傳說耳邪夫妖女心有所慕

而不能遂其慾或遂其慾而不得暢其情往往託於神仙以寓其事如劉

阮之於天台二女裴航之於雲英張碩之於杜蘭香羊權之於萼綠華不

一而足陳思以甄后爲洛妃特其較著者耳

數語破盡遇仙故實

青天白日老丈何

作此夢嚙耶

復逗夢字

太玄沉吟道先生之病已人膏肓非口舌所能解呂翁

盧生仙蹤不遠某當挾以俱來看先生那時畢竟是夢是醒

再逗

因拉着成

之出去素臣暗笑道遁辭知其所窮此翁不復來矣

蓋一笑最妙

因回至房中

假寐而待先假寐待了一會不覺困倦起來遂朦朧睡去欠正是

不將蓬島迷真性

且向華胥覓黑甜二語截斷睡夢關界

素臣睡中忽聽叩門聲急忙開出去入筆靈妙只見幾個差役押着奚囊在外

奚囊係近日尋訪之人故第一先見素臣驚問道你原來仍在此處迷離縹緲這差人又押着你

做甚縹緲差役道文爺不認得小人麼東宮爺奏了朝廷欽召文爺累小人

們訪得好苦車子現在外面快請上車素臣細看方認得是前番護送的

兩個衛士亦迷離亦縹緲東宮知當被簇擁出來果然有一輛車兒迷離縹緲

素臣上車車夫連加幾鞭如飛而行懊悔沒與成之作別縹緲迷離但觀本文句句皆實

合觀下回句句皆虛此為化筆不幾日到了京中長卿日月等俱來接風懷恩聞信亦至

素臣叩問欽召之故懷恩道東宮爺朝夕保薦又虧那女神童在宮極口

稱頌皇爺回心轉意復還了趙老先的原官欽召先生就要大用哩素臣
不勝感激次日見朝天顏大悅降旨補授監察御史素臣謝恩出來又赴
東宮叩謝慶賀者紛紛而至當日到過衙門回來思量我以樗櫟庸材蒙
皇上天恩赦其狂愚授以言職當思盡忠報國現在切膚之災莫如國師
繼曉法王劉實堅參司禮監靳直若因驚弓之故畏葸不言如臣職何因
在燈下修本明日五更實封進呈午後倒下旨意將劉實堅參革去法王
發回本國繼曉革去國師還俗爲民靳直謫看孝陵靳仁及黨桐馮時俱
削職編戍趙芮連世各奪三官以素臣敢言陞授僉都御史素臣拜受詔
旨忙忙的見朝謝恩到任公座諸事已畢修書一封打發奚囊回家迎接
水夫人及家眷進京因囑咐道如不在吳江可速往江西豐城未老爺家

中迎接并素娥姐接來不得有悞奚囊領命同着兩個新收的長隨連夜
出京去了素臣躊躇國事必須薦賢共理復草本將何如成之梁公首公
敬亭心真雙人等一齊列名保舉又一本專薦觀水并劾安吉妬賢嫉能
宜予罷退此時天子信任素臣勵精圖治御筆批準把安吉削職閒住起
復觀水陞授國子祭酒以元首公爲國子博士景敬亭爲國子助教何如
成之梁公雙人俱待詔翰林素臣又思靳直黨羽佈滿天下若不剿除終
爲後患因又上一本叅劾景王薦林士豪匡無外景日京劉虎臣爲四路
招討使并請赦東阿賊首奚奇葉豪盤山賊首尹雄各率所部分派招討
麾下帶罪立功奉旨俱照所請著所在官司催迫上道赴畱都謝恩任事
卽勅南京兵部衙門每路各撥京軍一萬聽其調遣又恐本兵不諳機宜

將素臣陞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便指授方略將景王降爲奉恩將軍長史吳鳳元革職回籍此時素臣正在得君真個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旬月之內把在京在外貪官污吏叅劾殆盡老成耆宿山林隱逸之士均徵聘入朝一時朝野風氣翕然真覺太平有象景運聿新正是

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 欲善而民善 一變可至道

素臣朝罷無事每常想起

日回來思量日躊躇國事日素臣又思日每常想起總在心裏打算情中景想中緣空靈無匹

朝政現在肅清經筵日講已薦正齊長卿充任

補出事實

又有何如成之等輪

班入直必能啓沃君心裨益聖聽國子爲育賢之地既有五叔司其成復

有首公敬亭助其教人才自日盛一日有長卿爲詹事

補出事實

與懷恩內外

交贊東宮聖學日進有林士豪等爲四路招討斬賊黨羽自平只差一件
是原道一篇文字尙未發揮奚囊到家接了家眷進京與古心朝夕承歡
可娛萱堂蔗境田氏素娥一妻一妾必能和協可修琴瑟之好只差一件
是璇姑生死未卜日夜未免縈心如此躊躇已非一日

四十五回中人已見眉目者復想一

番是第二遍打疊

一日朝罷回家見府門前驕馬喧闐人夫絡繹長班跪稟家眷

已到素臣大喜忙下轎趨入內廳遠遠望見水夫人坐在上面古心夫妻

田氏素娥領着文虛夫婦紫函冰絃秋香諸婢環侍於旁

此等敘述總有迷離縹緲之妙

心頭如小鹿兒厮搬一般突突的跳個不住忙趕上幾步跪在地下抱住

水夫人兩膝喜得鼻涕眼淚一齊都滾出來叩頭不已

迷離縹緲全在叩頭不已四字傳神

水夫人扯起以手摸素臣之面

一片迷離兼之縹緲

道我兒莫非是夢裏相逢嗎

筆妙

人素臣道母親不是夢孩兒回想從前之事真如做夢一般至今日方纔

夢醒了也

特下險語素臣應喫一驚而答乃如是筆如游龍思可入雲直是以文爲戲

素臣起來拜見古心夫

婦與田氏對拜過素娥紅着臉兒低低叫一聲老爺拜將下去素臣含笑

而受

素娥紅臉低叫本屬常情妙有含笑而受四字便覺一片迷離

兩姪拜見後只見一個奶娘抱著一

位眉清目秀的孩子跪將下去水夫人道這是你的背生兒子素臣喜道

果然生了兒子嗎

素臣心中欲男故有果然之喜

俟奶娘拜畢接過來抱在懷中摩其頭

面水夫人道你身上穿着朝服不要污了素臣慌忙遞與奶娘家人婢女

正待上前叩見外面報將進來有東路招討劉爺差家將投揭送小夫人

在外素臣驚喜莫非是璇姑接揭看清正是劉虎臣稟說在洋尋着妹子

送進京來忙稟知太夫人

素臣心中有此太字故此後皆改稱太夫人

太夫人吩咐擡轎進來

叫素娥接進拜見太夫人各人見禮過排起家晏合家歡飲素臣是夜宿

在太夫人房中備訴從前之事講至三鼓尙未及半

大略看去是說不盡而後竟不補說靈妙

難言候太夫人落聰方沉沉睡去過了幾日太夫人吩咐回房安寢是夜夫

妻二人也差不多講了三更天的話

差不多三字妙

一日太夫人擇了吉期與璇

姑及素娥完姻滿朝文武俱來賀喜素臣是日入朝皇上正得捷音四路

招討已將斬賊黨羽蕩平百官奏賀散朝有旨獨宣素臣及謝紅豆於中

極殿賜宴勅閣臣入陪素臣趨進殿門只見幾個女官簇擁着一個小小

女娃從西殿門冉冉而入齊上金階雙雙俯伏皇帝宣至榻前東西排列

錦墩賜坐賜茶溫言慰勞道薦賢者受上賞今日海宇甯謐皆卿文白薦

賢之功而薦文白之賢者又卿紅豆之功一面着閣臣擬旨褒封一面令

第一奇書
內侍取花紅表裏金玉明珠賞賚素臣細看紅豆越看越熟却再想起曾於何處厮會紅豆亦注視素臣有似曾相識之意不一時撞起金鐘敲起玉磬香煙繚繞笙管齊鳴內侍排上宴來素臣紅豆起身山呼把盞君臣歡飲閣臣朗宣旨道

縣君朱紅豆兵部左侍郎文白薦賢爲國有功社稷各賜白璧一雙黃金千兩明珠二顆綵緞十表裏朱紅豆冊授郡主文白陞授兵部尙書充經筵日講官應得封廕照例給予其四路招討林士豪等及從征將士俱交部從優議敘欽此

素臣紅豆九叩謝恩宴畢皇帝命內侍捧過玉杯滿酌葡萄御手親賜兩八三杯御酒各簪金花披着大紅金綵撒御前金蓮燭導送歸第素臣回

家把所賜珠玉陳設率田夫人望闕拜受欵待內侍送出門去梁公成之
等一班親友及朝臣中相知之人俱紛紛而至來送素臣花燭是日大吹
大擂欵宴親朋內廳請出太夫人素臣率同璇姑素娥叩拜後與田夫人
上立受禮合家見禮已畢送出諸親朋素臣向太夫人房中視寢過了到
田夫人房中解帶寬衣便欲就寢田夫人笑道新郎不入洞房毋乃矯情
耶素臣正色道此乃正禮卿無相笑也田夫人道聖人制禮不違人情爲
治者當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相公今日當自近者始矣吩咐丫鬟掌燈
親送至璇姑房中說道明晚妾身再送相公至二妹房中去也說罷喜孜孜
扣上房門而去

只說田夫人送親不說璇姑結親
至素娥則但口說并不身送妙

素臣自此以後入朝

則參贊軍機砥礪聖學出朝則下氣怡色孝養高堂兄弟式好妻孥和協

享盡天倫樂事轉盼數年連舉四子甌卜入相獨掌朝綱古心登第已入翰林東方旭已陞洗馬鸞吹事太夫人如母視田氏如嫂與璇姑素娥如同胞姊妹一般相好時常相聚觀水何如及言志諸人俱登顯要洪長卿轉了賓客趙日月廉介存袁正齋輩俱至九卿任信也行取進京做了監察御史素臣不忘前約將湘靈小姐之詩選了百十餘首加點成集親作序文梓行於世

但梓行詩集不收爲姬妾妙

士豪無外日京虎臣俱陞總兵奚奇等分

隸四鎮防守要地執掌兵權連紅鬚鐵丐及豐城江中所見使拳之人俱先後提拔做到副參遊守之職

復打疊一遍水洩不漏

文有安邦武能定國烽烟俱

息天下太平素臣一生心事強半已遂只有汰除僧道一事尙未舉行這

日獨坐書房再四躊躇機不可失事在必行

復攝入心作一結上起下過映文字嚴密空靈兩擅其勝